

一次,他站在蟒蛇河河堤上,对乡亲们说:“这里的每条河、每个塘、每块地都很熟悉,对这片土地我是一生不会忘的。”先生的遗嘱:落叶归根。

## 纪念胡公石先生

今年是胡公石先生110周年诞辰。

先生的书法牵丝缠绕之美,一直在深深地吸引着我。身不由己,再一次走进胡公石书法艺术陈列馆。

端详先生的塑像,那么的慈祥柔情。先生塑像旁边,是用红木雕刻而成的胡公石先生的书法作品——

“春华无数,毕竟何如秋实。”

立刻反应过来,此乃国学名句,语出宋代陈亮《三部乐》(七月廿六日寿王道甫)一词。是说:春花纵然万千,却比不得秋天的累累果实。

睹物思人,感慨万千。

细细品之,又有一种感人的力量和生命美感。

愚以为,用先生的这件极其珍贵的作品,为其陈列馆开篇作序,真可谓别具一格,用心良苦。

因为,先生之一生,与书法(中国标准草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先生之一切,都围绕着标准草书而展开。他是为书法艺术来到这世界,八十余年的生命旅程,不论人生中的荣枯炎凉,潮起潮落,书法都是他依依偕行的忠实伙伴、温馨慰藉。

先生的一生,愁烦与欢乐,苦难和辉煌,都是由书法所赐予,这是早就种下的夙因。

接下来,是“宝于草堂”。用于陈列于右任遗墨和书法研讨、交流所在。绿荫环抱,粉墙黛瓦,厅内陈列的是先生的恩师于右任一幅幅精美的作品;而院内草木葱翠,曲水流觞,偌大的水池、喷泉,形似一方巨大的徽砚。匠心独具,这样的设置,犹如一个活泼的语言生命体。

众人所知,因书法而得立于于氏之门墙,因立于于氏门墙而得跻身标准草书之事业,因跻身标准草书之事业,而得列坐中国书法史席座,铸就了一生辉煌。

吃水不忘掘井人。

先生书法得于书熏炙最深,耳濡目染,心摹手追,故得于书三昧亦自最多。试用两书相较,确乎可谓须眉仿佛,神情双臻。都可以找出所谓“将质厚与洒脱并收腕底,于雄浑凝练中时见流丽”的气度和风致。

在胡公石藏品及影视播放厅,一部部影像资料,一个个鲜活的镜头,将先生“尊师重道,重塑字魂,家国情怀”的一生,演绎得淋漓尽致。

就像先生的书法艺术,对汉字的“使用”亦是如此形象生动、如此活泼多变、如此意味深长,以致达到了“妙用”的境界,使汉字这些“语言符号”变成了“情感表达”。

公石先生晚年,经过数十年的人生沧桑,穷达枯荣,对生命的领悟,艺术的苦修,其书法,尤其是他的草书实已臻“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境界。有人形容他晚年书风为“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良有以也。

他弱化了毛笔的提按变化以及笔画的粗细变化,结字上疏密得当,收放自如,章法字距行距均较为开阔,行云流水,虚实相生,妙造天成。犹如梵音缭绕,安静而又祥和。其特质,正如他的学养与修为——淡泊名

利、无为而无不为,有种清气与逸气的文人风骨。

他竭尽全力推进草书的平民化发展。众所周知,自古草书笔法难得,多使用于士大夫层吟风弄月,互相消遣的艺术生活中。其符号含义的复杂性以及书写笔法的精微性,多为家族旧传,秘不示人。胡公石先生主编《标准草书字汇》一书。该书在于右任先生原《标准草书千字文》的基础上,增加了标准草书的字数,扩展了草书的符号,且批注详细,印刷清晰,便于翻检使用。

墙壁上,有各界人士对胡公石先生书法艺术的评论:“不仅自己孜孜不倦地钻研学术,还乐于施教、提携后生,以高尚的德行和精湛的艺术为后人做出了典范。”“他就像盐城大地的一盏明灯,照耀着后学不断地前行。”(管峻)

“胡公石一生潜心探索,继承光大‘标准草书’,心系民意,普及众生,乃泽被后人,功德无量!”(孙晓云)

他东渡扶桑,受邀与同门师兄弟中唯一的异国弟子在日本东京举办标准草书作品展,增进友谊,促进中日书法艺术的交流和发展。

他情系海峡两岸。出访台湾,是萦绕胡公石先生心头数十年的夙愿。八十五岁高龄,不顾高温酷热,组成了大陆赴台书法文化交流活动的第一个团队,在台湾岛内,引起了强烈反响。谒师、会友、弘道,加强两岸文化交流,为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生活在新中国,寓居他乡,但他对故乡一往情深。

他情系桑梓,时刻关心着家乡的建设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他常常抽暇到盐城,来鞍湖,走张本……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打心眼里感到幸福和自豪。

一次,他站在蟒蛇河河堤上,对乡亲们说:“这里的每条河、每个塘、每块地都很熟悉,对这片土地我是一生不会忘的。”先生的遗嘱:落叶归根。

1997年8月25日,先生突发脑出血,经全力抢救无效,在南京逝世。1998年春,他家乡张本村的父老乡亲,在蟒蛇河堤举行了胡公石先生骨灰安葬仪式。

陈列馆院外,一棵银杏,枝茂叶盛,荫翳撑起,像把巨伞。讲解员许小花告诉我们,这就是胡乔木先生当年亲自栽下的那棵银杏。此时此刻——

面对银杏,于我而言,仿佛是一次条分缕析的细读。

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如今它是多么的嶙峋而又洒脱!

银杏树下的石刻:培根铸魂。

又好像在寓意胡公石先生,从“横竖撇捺钩”出发,他的汉字之美,与一趟旅行有关,描画出(盐城)一座城市独特的文字风景。

暮霭中,我回眸凝视了许久,确认将它的轮廓镌刻上了心扉,才依依不舍上车离去。因为它的格局历历在目,它的气息悠悠回荡,仿若个强悍磁场,在牢牢地吸引着我。

## “一举高中”说功名

又到考试季,媒体上屡见“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这些词本义科举得中。科举虽是从前旧事,但了解一点科举文化对莘莘学子的寒窗苦读应当不无启迪。跟科举相关的文化常识,比较琐碎,我们不妨从一副对联说起。

何物动人,二月杏花八月桂;  
有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

这副对联,是清朝乾隆年间的进士彭元瑞自题的书斋联。一年四季好看的花很多,为何只提二月的杏花和八月的桂花呢?原来真正动人的不是花,而是功名。

科举经唐宋发展至明清时期,体制已经相当完备,一般分为四级考试。第一级叫“院试”,这个名词很大,其实级别不高,只是县学院(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县重点中学)的考试。这个考试通过了,只是取得一个进一步考学的资格,即所谓“秀才”。秀才不享受什么待遇,如果不能进一步考中,一般只能自谋职业,比如回乡做个塾师。秀才往往腰里无铜,不能充雄,就常被说成穷秀才。可见“院试”只是个敲门砖,既重要又不重要,所以这个对联里没有提到。

跟“院试”比,“乡试”的性质就不一样了。这个名称听起来土气,却是可以改写命运的考试。乡试是国家认可的省级考试,凡获秀才身份的学子均可参加。北宋初期往后,为减轻考试组织工作的负担,乡试三年才考一次,称为“大比之年”。逢大比之年的八月仲秋开考,又叫“秋闱”,正是桂花飘香时节,所发的榜就叫“桂榜”。乡试考中了,就是“举人”。“中举”即可做官,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功名。这么一说,“八月桂”动人不动人?何止动人,简直醉人,甚至恼人。你看,范进中了举,欢喜疯了;贾雨村中了举,良心变坏了。当然这是小说家之言,听个故事。

乡试高中,科举依然征程漫漫。各省举子须于乡试翌年春天会聚再考,是为“会试”,这是国家统考,由礼部主持,又叫“春闱”。农历二月会试,正值杏花开,发的榜就叫“杏榜”,考上了就是“贡士”。一般情况下,“贡士”只录三百名左右,这三百人方有资格参加殿试。

“二月杏花”可是妖娆动人、

自领风骚?会试通过,成功跻身前三百,拿到这张通行证,科考江湖任我行,因为接下来的“殿试”不再搞淘汰赛,只是排个名次。

殿试,一般在会试后一个月也即农历三月举行,由礼部主持,此乃国家最高级考试,考上了就是“进士”。录取名单称为“金榜”,“金榜题名”由此而来;也称“皇榜”,戏曲唱词“谁料皇榜中状元”耳熟能详。因为殿试名义上由皇帝主考,名列前茅者的考卷要呈皇帝“御览”,新科进士自然就成了“天子门生”。

殿试分三甲录取,三甲只录前三名,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多人,赐“进士出身”。三甲多人,赐“同进士出身”。

这一系列考试中,乡试第一名为“解元”,会试第一名为“会元”,殿试第一名为“状元”,三级考试皆得第一,才叫“连中三元”,可见“连中三元”含金量之高,科举史上真正连中三元的士子凤毛麟角。

回头来看,“二月杏花八月桂”何以动人?因为——功名!

新考中的士子立马身价大增,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华丽转身脱胎换骨。金榜题名者由公家招待“恩荣宴”,皇帝请客。因为宋代曾在皇家琼林苑举办,所以别称“琼林宴”。戏曲《女驸马》中唱道,“我也曾赴过琼林宴,我也曾打马御街前”。“打马御街前”,是说新科进士赴宴之余还可以游赏皇家苑囿,这也是特别的待遇,于是汉语中就有了个成语“春风得意”。典出唐代孟郊《登科后》: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孟郊考中进士时已经四十六岁,白首为功名啊,可年龄不是问题,关键看心情,皇榜高中,海阔天空,扬眉吐气,一朝回到十八岁,连座下骏马都四蹄生风,可见“功名”二字激活了读书人多少能量。

自隋唐开科举以取士,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停止科举考试,科举制度历一千余年,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科举本身也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灯  
下漫笔

市区  
陈俊江

名人故事

市区  
邵玉田

注:(明清科举的院试前还有县试和府试,院试由一省学政出题,三试通过方称秀才,且秀才通过科试才可参加乡试。)



本版设计:陈蓉